

~经典文库~

永井荷风



美利坚物语

向 轩 译

日落已过了半个时辰

晚霞的色彩逐渐淡化下来

苍穹上飘浮的云彩边缘还镶嵌着一圈玫瑰色的

艳影

广漠的草原上草木依旧茂盛

像一片弥漫着青绿色浓雾的海洋

远远的地平线隐在这一片绿色当中

分不清到哪里才是天空

到哪里是大地

永井荷风

美利坚物语

向轩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利坚物语 / (日)永井荷风著;向轩译. —南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经典文库)

ISBN 978-7-305-06251-3

I. 美… II. ①永… ②向… III. 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276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经典文库

书 名 美利坚物语

著 者 (日)永井荷风

译 者 向轩

责任编辑 田雁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5 字数 152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251-3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旅美时期的永井荷风

美利坚物语

从明治三十六年的十月秋天我到美国游学，一直到明治四十年七月夏季，我从纽约前往法国前，将平素点缀旅窗的小文收集成册，题为《美利坚物语》，谨呈献于我的恩师及挚友小波山人岩谷先生的案前。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于里昂山

永井荷风

唯美观照下的欧美风情

林少华

美国、美利坚、America, 法国、法兰西、France。无论如何,二者都仍是地球上的关键词。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那里的故事几乎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几乎就是他们的故事。但这里的“物语”,则是一百年前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并且是一位日本人笔下的故事。

这位日本人名叫永井荷风(1879—1959),是日本近现代有名的文学家。1903年秋,他只身前往美国,或芝加哥或圣路易斯或马里兰或华盛顿,游山玩水,浪迹萍踪,而以在纽约逗留时间最长。1907年7月告别纽约转赴法国里昂,在那里工作十个月。回国后将海外近五年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敷演成篇,结集刊行,是为《美利坚物语》和《法兰西物语》。时至今日,两本“物语”殆成传世之作,仅《美利坚物语》在日本就已印发62版之多。一代又一代日本人手持《美利坚物语》,沿着当年作者行走路线,穿过喀斯喀特山脉和落基山脉,一路东行寻找永井荷风的“物语”。是的,永井荷风在书中的确讲了不少物语。比如当时美国的小孩子“一看到我们日本人,就大喊‘SIKEBE’(色鬼)”。介绍说这个词通过日本妓女(“卖春妇”)之口而有了特殊意义,在美国下层社会广为流传。他还谈

到美国东部的日本妓院，说那里的女人是“清一色塌鼻子”的关西妇女，从窗外扫一眼都产生一种“惨不忍睹或者极为恐怖的情绪”。而去别的妓院找西洋女人，人家又瞧不上“日本人”。只好眼巴巴看着纽约满街“用紧身胸衣将乳房挤得高高的、蜂腰肥臀的女人”，既咬牙切齿，又垂涎欲滴——这样的物语如今能找到吗？况且，也不会有哪个日本人去刻意寻找祖辈们当年在北美大陆遭遇的这种尴尬以致屈辱。那么他们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这位文学家描写美国风情和由此衍生的情调。

其实，尽管日本人动不动就搬弄“物语”这个字眼，尽管村上春树也一再强调“物语的力量”，但总的说来，日本人是并不擅长写物语讲故事的，即使有名的作家也很少写出有头有尾、一气呵成的精彩故事。相比之下，他们更擅长的是散文、随笔、游记和小品文之类。这是因为，相对于中国人看重文学的言志、教化作用，日本人则看重文学的言情、审美功能，将其概括为“物哀美”。可以说，美是日本作家笔下的第一要素。其中亦有视之为唯一要素者，永井荷风即其代表性人物，文学史称之为“唯美主义”（“耽美派”）作家。本来，美也可以指向崇高、悲壮、雄浑与伟大，但永井荷风的美则每每指向世俗、享乐、哀婉以致颓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戈蒂耶、王尔德以来的唯美主义文学的共同特征。

既然唯美，那么什么是最美的呢？以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等“耽美派”作家看来，人世间最美的就是“美丽女人的肉体”。在《美利坚物语》和《法兰西物语》中，无论故事还是游记性质的随笔，

作者总是念念不忘女人，不忘女人给自己带来的精神、肉体两方面临时性享乐和欢愉，不忘描写西方女子“那极富曲线美的腰身，表情丰富的眼睛，雕塑般柔滑的肩，丰满的手臂，高耸的胸部以及穿着高跟鞋的小脚”。同时还忘不了冷冷挖苦一句“没有比美国更加道德败坏的国家了，没有一个女人在贫困中还能守住贞操”。比较而言，作者还是对法国女郎更为五体投地：“躺着的时候，你像空中翻滚的云彩一样横卧流淌于舞台，弯腰的时候，又像维纳斯，腰部的曲线是那样优美。……如果我走运，能有权力占有的话，我愿像恶狼一样整天跟在你的身后。”而对自己的同胞则显然提不起兴致了：“那又圆又大的脸盘，那对小小的眼睛，那淡淡的眉毛……那又胖又短的手臂，那像毛毛虫一样没有形状的手指……日本女学生中这种丑模样的女人很多。”并因此感慨科学家们为何不将日本女人在智力上和生理上的缺陷作为“重大课题”好好研究一番。一般说来，唯美主义文学对美的一个贡献，就是能够从丑陋中提取美学元素，不知何故，永井却忘了做这方面的努力。

不过，作者到底是出色的文学家，并没有把唯美心思全部耗在女人身上，也以优美细腻、从容舒缓的笔触描绘了欧美大陆迷人的自然风光。例如巴黎郊外：“在广阔的金黄色成熟的麦浪中，闪现出一条迂回曲折的小道。像血滴一样艳红的虞美人草盛开在已经收割了的田地里。种植着蔬菜的小山丘陵，漫山遍野，色彩分明，连绵起伏。行驶着如山般堆积着枯草的双驾马车的道路旁，直立的白杨树不规则地排列着。小池塘边牛打着盹，夏日的树木茂盛

翠郁。……远处的天边，在夏日浮动的白云之间，埃菲尔铁塔映入眼帘。车窗下一条清清的小河在静静地流淌着，河边是枝叶繁茂的树林，枝叶沉甸甸地垂在水面上。”再如美国乡间：“我漫步于缀满苹果花的果园里；在牧场，我与放养的羊群一起散步；有时还横卧在柔软的三叶草地上，在潺潺溪流边久久伫立，陶醉于堇菜花的芬芳中，听野云雀的歌唱。”

这种时候的作者，心里当然充满了欢喜，但更多的时候则相反。无论在纽约街头，还是在塞纳河边，无论在晨雾迷濛的春晨，还是在落叶飘零的黄昏，永井荷风都感到“难耐的寂寞和悲哀”，一股海外游子特有的缱绻的乡愁悄然爬上他的心头，使得欧美风情笼罩在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特有的“物哀美”和江户情调之中。而这，无疑是《美利坚物语》和《法兰西物语》的主要魅力所在。如果条件允许，我也愿意手拿这两本物语前往欧美大陆，沿着作者一百年前的足迹去寻找不无浪漫的物语，寻找值得“耽美”的风景及其氤氲的氛围……

最后说一下译文。可以认为，译者是颇有文学才情的，大体以诗意语言较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文体和韵致。但以我挑剔的眼光看来，有的语句还不够洗练和工致。如果能再细细打磨一两遍，相信会成为更加难得的译作。是所望焉。谨为之序。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秋高气爽海碧天青

永井荷风的欧美、江户以及中国

李长声

永井荷风卒于1959年，迄今（2009年）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他是东京人，生于1879年，比周作人年长六岁，属于同世代。周作人留学日本是1906年，那时的荷风已出版了两本小说《野心》和《地狱之花》，“要无所顾忌地活写伴随祖先遗传与境遇的暗黑的几多欲望、暴力、凶行等事实”，而被视为“自然主义作风的先驱者之一”。我最初是从周作人的随笔中读到永井荷风，而且跟他一样，喜爱的是荷风随笔。当周作人随笔重见天日而风行乃至风干的时候，荷风差不多已经被他的同胞们遗忘——日本是一个好遗忘的民族。荷风死后，小说家石川淳写了一篇《败荷落日》，贬斥他“掉了牙就那么豁着，精神是僵化的”，但荷风文学除了文学史价值，还具有记录历史的价值，因而近年来勃兴江户时代热，他的随笔又时常被提及。倘若对东京发思古之幽情，那就几乎非引用他的《东京散策记》不可了。

周作人曾经有过一比，谷崎润一郎有如郭沫若，永井荷风仿佛郁达夫，虽然那只是印象上的近似。荷风晚年在千叶县市川市度过，而郭沫若流亡日本十余年，也一直住那里，故居如今是他的纪念馆，但挪到了别处的公园里。荷风曾荣获内阁总理大臣颁发的

文化勋章，又与川端康成同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勋绩卓绝，市川市府对荷风的纪念却不过是图书馆里有一架子他的和研究他的作品，偏巧我侨居的地方距之不远，时而也站在架前翻阅。若想鉴赏荷风作品初版本及手稿，那得去跟他本人毫无关系的埼玉文学馆，原来有一位旧书店老板把长年收集的荷风资料都卖给它。旧书市场上荷风的旧版本是高价商品，这表明他身后有一小撮铁杆铁丝，还不曾被风化。

永井荷风的父亲曾留学美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同时以汉诗名世。永井家生活是洋式的，荷风从小吃西餐，一副西洋人打扮。所以，他去美国、法国颇有点马蹄轻轻，不会像夏目漱石那样在英国满怀劣等感。荷风十九岁时考学落榜，随父赴任到上海，回国后旋即入学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清语科”。两年后因为旷课太多被开除，从此耽于吹拉弹唱，还学说“落语”（单口相声），并开始写作。父亲要管教这个不务正业的长子，让他去美国学习英语与实业。他就在1903年10月渡过太平洋，来到美国。明治年间日本人出洋，夏目漱石、森鸥外一代是官费，肩负着国家的期待，而荷风比他们晚一代，奉父命，用家财，完全是私费私事。但是从目的来说，整个明治时代唯有永井荷风是为了当文学家而出洋。而且，如评论家中村光夫所言，“恐怕再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倾注才能与热情把法国文学感化变作自己的血肉，巧妙把那里形成的孤独的文学理念跟日本传统相结合。”

当时日本热衷于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英美德相比，不怎么拿法国当范本，因为法国可以傲人的是艺术，况且刚刚在普法战争中吃了败仗。明治维新以降，人们以物质为重，文学艺术成为金钱的跟屁虫，但荷风憧憬法国，在他心目中法国几乎是艺术的代名词。《法兰西物语》的一些句子今天读来似不免肉麻，有如那个时代我们的郭沫若诗句，然而那肉麻般的憧憬也正是对时潮的抗拒。

父亲在外面俨然一英国绅士，在家中却是位东方暴君，第一个招荷风反感。到了美国，父亲就鞭长莫及，荷风用心学的居然是回国后没有用处的法语。出国之前，他“觉得左拉对旧文艺的那种堂堂的反抗态度非常适合自己的性情，一本又一本，几乎通读了左拉”。这是他最初的自我觉醒，那时的作品“全都是左拉的模仿，认为实际观察人生的阴暗面，写作其报告书，乃是小说的中心要素”。后来又发现莫泊桑，“起初有心学法语，呜呼，莫泊桑先生啊，就因为想不靠英语，直接从原文品味先生的文章”。他甚而想绝望时枕着莫泊桑的著书仰毒而死。荷风读左拉读的是英译，由英译接触到法国文学，并倾倒一生，对英美文学却始终反感。他身在美国，心向法国，四年后终于如愿，前往法国时自信法语比英语好得多。

荷风从美国生活中领会了以个人自由与独立为基调的市民精神之本质，而初到海外，对自己的同类也较为关注，虽然他讨厌人，一贯说日本人坏话。他给友人写信，说“侨居此地的日本人社会情况实在是悲惨至极。人这东西竟然能为了所谓成功自己把悲惨的

命运弄到这个地步，思之不由得厌世。”当时美国有几十万日本移民，几乎都来自农村，荷风走进他们中间，倾听他们的苦难，写成了《美利坚物语》，佐藤春夫赞之为日本新文学时代起始的路标。

船抵达勒阿弗尔港，荷风顿时想起法国文学，想起莫泊桑描述的景色，这是他早已熟知的。美国的天空再晴朗也不会这么蓝，情感一下子就融入法国。他从小喜好逛街，在里昂、巴黎逗留两年，漫步在黯淡的不知通向哪里的胡同，不知不觉也有了波德莱尔为诗而烦恼的心情。但是跟波德莱尔不同，《法兰西物语》诉说的不是与群众在一起的兴奋，而是脱离群众的孤独、寂寞。“法兰西的自然所带来的悲哀中含有难以言表的美，人与其由那种悲哀想什么、悟什么，不如直接沉醉于所谓悲哀的那种美，心醉神迷。”荷风只是一个观察者，只要用孤独与悲哀来充实自己的心。莫非因为书中清晰出现了一个利己主义者的享乐身影，继《美利坚物语》之后印行的《法兰西物语》竟遭禁，以致初版现今只有十几本存世。除了这两本书，荷风文学的主要作品都是写花街柳巷，仿佛游离于时代之外。

留洋归来，永井荷风对浮世绘等江户艺术产生兴趣，仿佛要从思想上回归东方，其实不是的。他在法国体会到尊重古典的精神，珍惜旧东西，观念上转向古典主义。在他看来，日本的古典即江户。他把江户三百年的传统美与法国 17 世纪以后的所谓古典美联系起来，其间有一个媒介，那就是中国近世文学。荷风所承受法

国及其文学的根底是自幼铸就的从中国移植的日本文人情趣，因为受过儒教的严格训练，这种情趣也近乎颓废。譬如对女性的态度，荷风是一种文人式的赏玩，所以虽深爱法国，却终不能接受法国文学中充溢的恋爱观。荷风的汉文学造诣，据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评价，居夏目漱石之后，文士中堪为第一。他以汉诗文为功底，文体看似白话，骨子里却是文言。他幼学香奁体，后独钟晚明诗人王彦泓。法国文学与中国近世文学的交叉点在哪里呢？他说得很明白：“一度翻阅王次回的《疑雨集》，全四卷尽是情痴、悔恨、追忆、憔悴、忧伤的文字。其形式之端丽，词句之幽婉，而感情之病态，往往有对于波德莱尔的诗之感。我不知中国诗集中有像这《疑雨集》一样的其内容是肉体性的东西，可以把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横溢的倦怠衰弱的美感直接拿过来作为《疑雨集》的特征。”

伪善与恶俗似乎是社会进步的影子，荷风认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整个是伪善与恶俗，对它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生在东京，是所谓江户子，甚而在他看来江户子以外的日本人就不是日本人。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细雪》以京都、大阪那一带为背景，他赞赏之余，却说“有如读邓南遮的小说悬想意大利风物”。他厌恶现代化的东京，厌恶它充满欺骗性，有如模仿西洋的建筑所象征的。他喜爱的日本是 18 世纪的日本，那是法国人欣赏的日本，在文化的烂熟以及颓废上与王彦泓所体现的中国文化浑然一体。对于他来

说，黄金时代在过去，他要寻访已失去的黄金时代的痕迹，满怀乡愁。

荷风为人孤僻，一生我行我素，家里有人就不能安生执笔，所以战后住在市川市，却借用相邻船桥市的友人别宅写作。说来日本人好像有一种上班族的天性，作家都不爱在家里伏案劳形，而是另外找一个地方当工作室，每天出勤去创作。荷风对吃喝不感兴趣，滞在巴黎八个月，《法兰西物语》几乎没写到美食。他死前常去附近一家叫大黑家的餐馆用餐，一壶热酒，一碟咸菜，一碗盖浇饭，那个餐馆就把它叫作荷风套餐，以为招徕。我特意去吃过，不禁感叹：呜呼，荷风先生啊，何苦丢下了那么一大笔遗产。

目 录

船舱夜话/1
牧场小道/10
山冈上/19
醉美人/35
长发/46
春和秋/56
雪的归宿/71
林间/79
坏朋友/86
旧恨/99
梦醒/114
一月一日/128

晓/138
芝加哥二日/154
夏之海/166
深夜的酒吧/175
落叶/182
夜之女/190
夜间漫步/208
六月夜的梦/215
西雅图的一夜/234
夜雾/240
夏之海(初稿)/247